

SHANG JIE EN YUAN

商界恩怨

■ 蒯 轍 著



90237920

SHANG JIE EN YUAN



商界恩怨

■ 蒯 轶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界恩怨 / 蒯 轶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10

ISBN 7-5059-3694-8

I. 商… II. 蒯…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3902 号

书 名	商界恩怨
作 者	蒯 轶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永清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67 千字
印 张	11.5
插 页	3 页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694-8/I·2841
定 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蒯轶，教授，1968年1月生于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获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工商管理学(MBA)硕士学位。现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授、学术委员，国务院体改办特约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教育学术交流中心常务理事，全国青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副主席，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组委会副主任等职。

蒯轶从小喜爱文学，中学到大学期间撰写并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诗歌等文艺作品。1984年创作的长诗《献给十八岁》荣获当年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走入社会后，尽管长期从事经济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但他仍放不下文学这面社会心灵的镜子，先后著有报告文学、人物传记《改革的总设计师》、《胡耀邦生平》、《长征前后的邓颖超》、《康克清传奇》和200多行长诗《清明祭——怀念世纪伟人周恩来》(获全国诗歌大赛特等奖)等并出版专著《风范长存天地间》、《民族之光》等百万字文艺作品。同时，蒯轶还致力于文学及社科理论的创作和研究，成绩卓著。他1998年出版的理论专著《世纪之交的求索》，曾轰动一时，另一本理论论文集《实践中的求索》一书也将面市。此外，蒯轶还参与策划、主编了一大批包括《周恩来外交风云》、《中国金融企业大全》、《中国经济全书》、《中国教育辞典》、《中国新时期社科成果荟萃》、《如何教育好孩子》等在内的数千万字的优秀图书，获得中央领导同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蒯轶的事迹先后被收录进《世界名人录》、《中国专家大辞典》、《国际文艺家名人录》、《中国文艺家辞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等。

—

十点钟，王锋还没来。摄制棚内，全体工作人员都静静地呆在各自己的岗位上，一言不发。

许克强坐在当中那把简易的木制椅上，吸着烟。他时不时翻翻手中的文件铁夹。那上面有他的工作计划和摄制构想。其实，这些早就在他心中酝酿成熟。之所以要翻阅，完全是为了掩饰自己心中的烦躁和愤怒。他希望自己在手下工作人员面前尽量显得从容。作为导演和负责人，许克强知道此时全体工作人员都在看着他，等着他表态。王锋（艺名赫尔伯猫）太不像话了，架子端得比真正的明星还要大。现在还不露面，谁受得了？何况这在王锋不是第一次。

然而，作为“新星”音像公司最得力的导演和制片人，许克强明白自己在公司里的身份和责任。他必须一言一行都从维护公司的利益和声誉出发。他不能轻率地表示自己的不满。他必须克制。再说，王锋不是一般的人。他若真是个明星，反而

不会尿他。明星见得多了，端挺机枪往大街上扫一梭子，能摆趴下好几个。明星进了摄制棚也得听话当龟孙子，否则，许克强早撸上去了。干就干，不干就给我滚。你要拿架子，我就是专拆架子的人，不信你就试试！

王锋不是明星，甚至连末流明星也算不上，但他却是“新星”音像公司董事长王建铠的儿子。这就不一样了。许克强可以不在乎明星，甚至可以不在乎王锋，但不能不在乎老板王建铠。私家公司，你不听老板的听谁的？人在屋檐下，吃人家的饭就得听人家管。当王建铠把许克强请到家里做客，并郑重其事地将儿子王锋托付给许克强时，许克强一听就头皮发怵。王建铠觉得他儿子音乐天赋不错，推一推完全有望在国内流行歌坛占一席之地。为此，准备动用整个“新星”音像公司的力量，大张旗鼓地把儿子王锋炒出去。许克强的任务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为王锋拍摄四首效果最佳的 MTV 录像带。许克强心里明白，王锋绝对是扶不起的阿斗。撇开别的不谈，光冲他自己给自己取的艺名：不土不洋，不伦不类，什么素质？这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投入！可王建铠决定要推王锋，许克强有什么办法呢？有钱，他愿意把钱往水里扔，关你屁事？况且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儿子，也值。这年头的事谁也说不上，万一炒出点名堂呢？作为旁人，此时最好别吭声。将来计划一旦失败，王建铠一定会把原因归结为某个环节不得力。父亲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儿子比别人差。许克强当然不想成为调皮捣蛋的出头鸟。

私家公司的老板在公司里是皇帝的爷，你可以得罪任何人，就是不能得罪他。除非你不打算在这个公司里干，那就另当别论。许克强将叠着的双腿对调了一下，又燃上一枝烟。这时，他的寻呼机发出了告警音，液晶显示幕上有一排汉字：

“有情况，速回。”

他知道是妻子艾丽发出的。许克强看看时间，站起来说：

“好吧，今天上午就到这，下午两点半准时集合。”沉默的人们似乎松了口气，随即就叽叽喳喳说开了，有人冷嘲热讽，有人骂骂咧咧，也有人嘻嘻哈哈。他们本来就是些安静不了的人，刚才的沉默只是他们表示抗议的一种方式，是做给许克强看的。许克强起身往外走，没有人搭腔。牛仔裤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了他健美的身段和修长的双腿。他的步履平稳而有力，具有一种运动的弹性。他一直没有回头，到这时，仍在告诫自己：对王锋这个“赫尔伯猫”应当克制。许克强在街上拦了辆出租车，往家去。尽管他知道完全没有必要煞有介事地去执行艾丽的指令，但只要条件允许，还是愿意照她的意思去做。

理由很简单，爱她。

爱，当然包括理解和迁就。

艾丽原是中学英语教师。作为一个女人，许克强觉得那份工作是不错的，比较清闲，生活有规律，关键是不俗。大凡有出息的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在外面闯荡挣大钱，他们觉得有自己在外面混就行了。他们更愿意每天疲惫地回到家里时看见的是妻子笑吟吟的脸蛋以及香喷喷的可口的饭菜，还有整洁舒适的家。那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一种价值体现，是一种精神的满足。可后来艾丽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开始是闲得无聊，见别人忙着考成人高校，参加自学考试，她便也来了兴趣。她本来有大学本科生文凭，不像别人是为没文凭而发愁。可她却想弄第二文凭。艾丽说：“反正没事，闲着也是闲着，下海赚钱干不了，那就学点什么，只当玩玩。”艾丽选择了法律，不想一学就着了迷。两年半下来，便很顺利地拿到了一张专业法律文凭。这大大刺激了她的野心。一天早晨醒来，艾丽抢着对许克强宣布，说她不适合做教师，而更适合做一名律师，艾丽肯

定地说：

“我一定能取得律师资格证，而且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

许克强当时没在意。他一直认为她具有某种轻度的狂想症。当然，有点奇思怪想在生活中不一定就是坏事。人一旦太实际就容易变得俗不可耐。许克强知道那是艾丽在征求他的意见，便说：

“那你就试试吧。我们家有一名律师，以后的安全也就更有保障了。”

许克强想让艾丽明白：作为丈夫，他尊重并支持妻子的意愿，决不会拖后腿。不久，许克强就意识到这种表态太随意了。那以后，艾丽果真开始了新的征程，这回不是玩玩，而是动真格的，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艾丽先是买书，一摞一摞地搬回家。然后就一头扎在那堆书里，每天都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房间变得越来越乱，饭菜也越来越简单粗糙。

最后，艾丽把工作给停了。许克强大吃一惊，说：

“为什么？”

“暂时的。”艾丽说得轻松而又自信，许克强迷惑不解，问：

“怎么说？”

“停了教师工作，是为了更好地准备律师资格的考试。一旦取得律师资格证，人不又有新的工作可以做了？怎么，你不相信我能通过考试？”

许克强哑口无言，事已至此，也只有由她去试一试了。他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对于自己的随意表态，他后悔不迭。律师资格的考试将在一个月后进行。艾丽正秣马厉兵，加紧备战。

许克强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比较被动是有原因的。他非常清

楚：艾丽之所以会对法律感兴趣，是因为婚后五年了，却一直没能生育，她在没事找事做。许克强认为艾丽的许多古怪念头都与没有生育有关。

结婚一年后，艾丽坐不住了，乱七八糟的想法随之出现。看到别人的小孩就移不开目光。他们结婚本来就晚。艾丽先是找要好的姐妹们咨询取经，回来后便要求许克强按她的指令办。两人的性生活从此失去了自然性和随意性，而变成了目的明确的形式操作。一段时间下来，没有进展。

然后，艾丽便经常偷偷光顾医院，今天做这种化验，明天又做那种检查。她总是事先不告诉许克强，心血来潮便去，完了之后再汇报。折腾了许久，什么结果也没有。

许克强看不下去了，一咬牙便抛开了面子，理解地说：“干脆找生育专家，全面彻底地检查一次。也别偷偷摸摸一个人往医院跑，我陪你去。”

那次他们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检查，结果表明艾丽完全有生育能力，至少从医学的观点来说，艾丽是可以怀孕并生孩子的。

医生让他俩回家，放松思想，不要失去信心。然后又教了他俩一些具体的方式和注意事项。但依然无济于事。

别急，艾丽还有节目，不上身子也不能让你闲着，不仅不允许他分床睡，而且每日到了床上，艾丽还得撩他。许克强连忙招架，说：

“得，得，你还是让我自个想着吧。火点起来，又不派消防队，我更遭殃。”

艾丽笑了，继续撩他，说：“要的就是那效果，到时你的储备不是更充足更精良吗？小鬼子甭管藏哪个犄角旮旯，都能让你逮住。”

“胡说八道！你别作贱我啦。”

艾丽仍是笑，说：

“别沉不住气，撩你不等于也在撩我？百年大计，你耐心一点嘛。坚持过去，以后我们再好好补回来。来日方长。”

许克强无语，又只好由她整。

好不容易挨到发饷的那两天，等待许克强的不是享受而是苦役，更要命。那两天，许克强必须无条件呆在家里，事情再忙也得请假。

不言而喻，呆在家里只为一件事：做爱，无休止地做爱。不分白天黑夜。只要许克强的枪能使唤，就不放过，非整趴下不可。许克强自嘲，哼哼说：“我现在比种牛还种牛了。”

“去！少发牢骚。万一你的精锐部队就这一小撮，而且就这一小撮与鬼子遭遇了呢？你必须将部队全都派出去搜索，统统的，不留一兵一卒。”许克强叫苦连天。在妻子近乎荒诞的痴心狂想面前，他理屈辞穷，俯首称臣。

话又说回来，许克强何尝又不想有个孩子？他没理由反对妻子为此所作的努力。

半年多下去，什么事也没发生。艾丽并不气馁，决定改用偶然性的方式。

偶然性的方式解除了旱灾和涝灾明显反差的局面，但也带来了新的麻烦。

家里的任何地方都成了他们摆开战场的场所。比如沙发上，卫生间，厨房中，地毯上。只要艾丽在哪儿觉得身上出现了“敌情”，她就坚持要在哪儿进行，一刻也不得耽搁。许克强不习惯，说：

“这跟上床去有什么区别呢？”

“有区别。”艾丽十分肯定地说，拿出了她钻字眼的牛劲，

“偶然性，不仅包括时间的偶然性，也包括地点的偶然性，同时，还包括在不同时间、地点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心境、情绪状态的偶然性。”

许克强无法反驳。艾丽就这样，干什么都有她能说出的道理，而且一套一套的让你没办法。难怪她觉得自己更适合做律师呢。

从那时候起，许克强在外面就经常能接到艾丽的传呼或电话。艾丽总是用她那神神道道近乎疯狂的声音说：“我觉得现在正是时候，有情况。”

“没那么严重吧？”

“有！我几乎敢肯定。能回来吗？”

“现在。”

“对，立刻回来。”

“我在工作……恐怕不太合适。”

“就一会儿，回头你加班干通宵我也不管你。别忘了，我们只需成功一次就会……求你了。”

“……好吧，我马上回来。”

这样的事每月总要发生四五次。只要工作不是实在脱不开身，许克强一般都满足她的愿望，急急忙忙赶回家同妻子做爱，然后又急急忙忙赶回工作现场。许克强无法用其它的理由拒绝她的要求，因为对她或者对他们这个家来说，没有比怀孕生小孩更重要的事。

结果依然令人沮丧。

许克强很想安慰妻子。艾丽的伤心和焦虑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她是一个女人，想做母亲是她的天性。作为丈夫，他只有尊重和体谅，还有就是尽力而为。

艾丽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着迷法律的。许克强当然不可能

反对。这至少对她来说是一种转移和分散。人都需要有寄托，生活亦需要有一个具体的支点。

生育的努力当然仍在继续。

有那么一段时期，艾丽坚持要许克强也去做检查，并且为他联系好医生以及约定了时间。在这一点上许克强没有迁就她，坚决不去。他抹不下那个面子。他声称他根本没时间去做什么精子试验，又说他根本没兴趣做那种无聊的事。艾丽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运用她出色的语言阐述能力，常常把许克强逼得哑口无言。但许克强就是不从。他认死理，不去就是不去！艾丽不可能把许克强捆绑去医院。这事也就一拖再拖，至今未能落实。

许克强在心里不能不承认，他是有些害怕检查的结果。万一问题真出在自己身上呢？但他是一个明白人，既然不能怀孕，那就说明总有某个环节存在障碍，而且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既然如此，何必一定要找出来并分清责任呢？与其弄个水落石出，不如让它像个谜一样存在，给双方留个印象：希望尚在。

关键是他们非常相爱，有没有小孩他们俩都将生活在一起。这样就不能让双方都过早地在生育问题上彻底死了心。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生活中许多事本身就是瞎折腾，或者说，生活正是因为有瞎折腾才变得五光十色意义非凡。这就应了那句话：看破红尘的人其实是活得最没意义而又最苦最累的人。

这才是许克强理解并屈从艾丽一系列奇思异想的根本原因：爱和悟。

坐在出租车里，许克强已把王锋的事抛在了脑后。他能想象得出此时此刻艾丽正在家里做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他没有回电话就说明已经在往家赶，这是早已和艾丽约定好了的默契。

许克强莫名其妙地轻轻叹了口气。

离家还有一点路的时候，许克强下了出租车，然后，他便小跑起来。这就有点像运动员在比赛开始前，一般都要先活络活络筋骨。

许克强希望自己能更兴奋而充沛。开门进去，屋里静悄悄的。站在厅堂，可以看见餐桌上早晨的碗筷还未收拾，书房里、桌上、椅上、地下到处都是胡乱放置的书。那书房，本来是以许克强为主，自从艾丽决定要考律师之后，便完全被她占用了。可以想象，一旦艾丽真通过了考试而成为一名律师，许克强再要收回主权，恐怕就没希望了。卧室的门虚掩着，许克强推门进去，只见艾丽躺在床上，盖着条薄毯子。她身体的线条清晰而温柔地呈现着，臀部高高突起，那是因为下面垫了枕头的原因。这也是生育专家教授的方法之一。艾丽的衣服丢在床头柜上，有的落到地毯上。艾丽闭着眼睛一动不动。那是她在保持状态，酝酿情绪。医生说过，意念也很重要。

许克强突然觉得原本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现在这样一弄，就变得十分尴尬了。他实在是找不到一点感觉。

许克强觉得有必要先逗几句。他轻轻敲了敲木门，细着嗓门说：“阿姨在家吗？”

艾丽没吭声，也没睁开眼。她不想破坏自己的意念。她只是略皱了皱眉，露在外面的手轻轻地而又飞快地招了招，那意思很明显：少啰嗦！你本来就来晚了，快上！

许克强只好走到床边，开始脱自己的衣服。他觉得不行，还得逗几句，便继续细着嗓门冲艾丽说：“阿姨，你干吗不说话？谁欺负你了？”

艾丽依然没吭声没睁开眼，而是伸手在许克强大腿上使劲掐了一下：叫你坏！

许克强没防备会来这一手，“哎哟”一声跳了起来，连忙自己圆场，说：“行了行了，来也来也。”

许克强麻利地脱光衣服，揭开盖着的毯子爬了上去。一上去就被艾丽抱住了。他还想说句什么，可嘴已被堵得严严实实。启动许克强，对艾丽来说不是难事……

完事之后，艾丽才把说话的权利还给许克强。她的眼睛仍然闭着，但安详了。“你觉得这次怎么样？”

许克强说：“我想……能行。”

“真的？”

“你问我，我问谁？”

“不必谦虚，这事说来说去，还只有你最有发言权，别人说也白说。”

“少跟我贫嘴。什么时候肯去一趟医院？”

“……我想对你提条建议。”

“请正面回答。现在是我问你。”

“下次我来的时候，你应该先看一眼。”

“……你有什么好看的，死相。”

“这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关键是必须先看一眼。万一来的是别人，浑水摸鱼捞一把就走了，你没看，吃亏不说，连告状也不知告谁。那就惨呐。”

“你！”艾丽急了，伸手就要掐许克强，许克强连忙把她的手按住，说：

“君子动口不动手。”

“不行！今天你非让我掐一下不可。谁叫你动不动就拿我开心。”艾丽一面挣扎一面撒娇。

“那也不能动。‘剿匪’其间，医生说了，最好按兵不动，否则，会影响部队搜索的。”

许克强提前一刻钟到了“新星”音像公司。走进这家目前在N城最大的私营音像公司时，许克强不仅没有往日的自豪感，反而多了一份沉重与压抑。这种感觉，许克强当初辞去电影制片厂正式工作而加盟“新星”时，他是没有想到的。

门卫友好地向许克强打招呼致意，在他们眼里，许克强是受崇敬的名人。许克强微笑着点点头，问：

“看见王锋来了吗？”

“来了，半小时前进去的。”门卫说。

谢天谢地，那小子总算露面了，许克强松了口气，下午得抓他把几个室内镜头拍完，早一天完事就可早一天送瘟神，以后怎么样，就是别人的事了。许克强正打着小算盘，谁知门卫又吞吞吐吐地补上一句，说：

“不过……他似乎喝了不少酒。”

“什么?!”

“我估计至少有六七成，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得，下午又要泡汤。他妈的操蛋！许克强强压住心头的失望与怒火，往摄制棚走去。工作人员已陆陆续续都在往里走。许克强暗暗在心里祈祷，但愿那小子带醉也能工作，否则，真不好向大家交待。

摄制棚门前已站了五六个人，见许克强来了他们连忙让出一条道。他们的表情使许克强意识到里面有麻烦事。许克强来不及问清楚，大步走了进去。

摄制棚的东西角上各有一间小更衣室。从女更衣室里传出扭打声，芳娟小姐哀求的声调中夹着浓郁的绝望成份：“不，你不能……求你了，不……”然后便是王锋毫无顾忌的淫笑声，还有衣服被撕破的“哗啦”声。

“不……快来人呀！”芳娟拼命地叫喊。

许克强奔了过去，毫不犹豫地一把将更衣室的门拉开——芳娟跌跌撞撞地冲了出来，双手捂着自己已被撕开的上衣。这位伴舞女演员的手臂上有一道道抓搔的痕迹，披头散发，泪花飞溅。她的脚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头扑在许克强身上，许克强急忙将她扶稳。

“别让她跑了！”王锋满嘴酒气，他就像一头发情的公牛一样追了出来，伸手又要抓芳娟，看样子他是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许克强敏捷地将芳娟往身后一移，跨前一步挡住了王锋的去路。

王锋怒目而视，气喘如牛，他试图推开许克强，可许克强站着纹丝没动。王锋指着许克强的鼻子说：“你……给我让开，马上……让开！”

许克强勉强挤出一丝微笑，说：

“对不起，男士的更衣室在那边。你走错了。”

王锋打了个响亮的酒隔，掖掖裤子站好，再次指着许克强的鼻子警告说：

“我的事你最好别管。”

“请适可而止！”

“你他妈的在跟谁说话呢？把那婊子给我，让开！”许克强慢慢地点着头，长期以来他委曲求全，唯唯诺诺，一次又一次让步，现在他终于看清了是怎么回事，他想，该是还击的时候了。得给这狂妄的小子一个交待。

许克强后撤一步，把芳娟分到一边，然后收拳运气，猛地举起来就朝王锋面门击去。准确，迅速，有力。

许克强首先看到的是王锋惊恐的表情，然后是一声惨叫，然后是从那嘴里跳出的两颗带血的白牙。他在王锋仰面朝天往

后倒下去的时候，已转过身，镇定自若地向外走去。许克强知道自己在“新星”音像公司的日子算是混到头了，同时，他也知道再也不用在这里受这份窝囊气了。

二

张庆丰不得不决定提前进入下一项实质性程序，因为他口袋里的钱已经不多了。

电影散场人太多，出租车一时供不应求。张庆丰只好拉着这位名叫于雅的姑娘站在路边等。冬天的夜晚十分寒冷，北风呼呼地无孔不入。张庆丰竖起军用大衣的衣领，一边跺着脚一边偷眼观察姑娘的反应。于雅姑娘身被山羊皮裹得严严实实的。红嘟嘟的小嘴里吐着迷人的白气。她的声音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柔得让人想入非非，仿佛亲一口上去就能亲出满嘴的甜汁来。张庆丰早就有些按捺不住了。

于雅姑娘崇拜而又深情地望着高大的张庆丰，简直就是目不转睛。从她的目光中，张庆丰知道自己今天的功夫没有白费，可以收网捕鱼了。对付女孩子，是张庆丰的专长，参加工作这么些年来，他的精力有一半是用在这方面的，技艺早已炉火纯青。

如果说张庆丰缺少什么，就一个字：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搞艺术的，在没得到众人的承认之前，你就只能做个穷光蛋。总不能去抢？不是寒碜你，就是允许偷允许抢，你也偷不过抢不过别人。

一顿晚餐，再加上一张双人座电影票，便把口袋里仅有的两百来块钱倒腾得差不多了。若再转悠下去，不仅要出洋相，而且很有可能前功尽弃。